

马吕斯长期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他在几个星期里发着高烧，神志昏迷，加上脑部症状严重，主要是由于头部受伤后受震，而不是由于伤的本身。

他常整夜在凄惨的高烧呓语中以及在阴郁的垂死挣扎时喊着珂赛特的名字。他有些伤口太大，这很危险，大的伤口化脓，在一定的气候影响下，常会外毒内侵，导致死亡。每次气候发生变化，再遇上点暴风雨，医生就提心吊胆。他一再叮嘱不要让病人受一点刺激。包扎伤口是复杂而困难的，当时还没有发明用胶布固定夹板和纱布。妮珂莱特做包伤布用去一条床单，她说：“这和天花板一样大。”好不容易才用氯化洗剂和硝酸银治愈了坏疽。当病情危急时，吉诺曼绝望地守在外孙床前，他和马吕斯一样，不死也不活。

看门的注意到，每天，有时一天两次，有一个衣着整齐的白发老人，来打听病人的消息，并且放下一大包裹伤布。

自从这垂死的人在那凄惨的夜晚被送到他外祖父家整整四个月以后，在九月七日^①，医生终于说他保证病人已脱离险境，恢复期开始了。由于锁骨折断引起的后果，马吕斯还须在长椅上躺两个多月。常常会有最后一个不易愈合的伤口，使病人极其厌烦地忍受着长期的包扎。

^①原文如此。事实上，从六月六日晚到九月七日，只过了三个月。

其实这次久病和长期的疗养使他逃脱了追捕，在法国，即使是公众的愤怒，也不会长达六个月而不熄灭。当时社会上的情况，暴动等于是大家的过错，在一定程度上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外吉斯凯命令医生揭发伤员的那项可耻的通知激怒了舆论，它非但引起公愤，而且首先触怒王上，受伤者受到了这一愤怒的庇护。除去在战斗中当场被俘者之外，军事法庭不敢再找任何一个伤员的麻烦，因此马吕斯这才可以太平无事。

吉诺曼先生先经受了一切痛苦，继而又品尝了各种狂喜。别人很难阻止他整夜陪伴病人，他叫人把他的大靠背椅搬到马吕斯床旁；他要他的女儿把家中最漂亮的麻纱布料做成纱布和绷带。吉诺曼小姐是个既理智又年长的人，她想方设法留下细软的布料，但同时又使外祖父相信他的命令被执行了。吉诺曼先生不允许别人向他解释用粗布裹伤比麻纱好，旧布比新布好。每次包扎伤口他都在旁看着，吉诺曼小姐则羞怯地避开。在用剪刀剪去死肉时，老人叫着“啊唷！”“啊唷！”看到他慈祥地哆嗦着递一杯汤药给病人时，没有比这更感动人的了。他对医生不断地发问，他没有发现自己总是在重复同样的问话。

当医生通知他病人已脱离危险期的那天，这老好人听了惊喜若狂，当天他赏了看门的三个路易。晚上回到自己的寝室时，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弹着，代替响板，跳起了嘉禾舞，并且还唱着下面的歌：

让娜生在凤尾草中，
好一个牧羊女的窝棚，
我爱她那惹人的
 短裙。
爱神，你活在她心中，
因为在她眼里
有着你那嘲讽人的
 箭筒^①！
我歌颂她，我更爱，
较之猎神狄安娜，
让娜和她那高耸的布列塔尼人的
 乳峰！

^①爱神用箭射人，谁中箭就会得到爱情。

然后他跪在一张椅子上，巴斯克在半掩的门缝中观察他，深信他肯定在祈祷。

直到此刻他是不大信上帝的。

明显地病势在日益好转，每有一次新的好转，外祖父就作一次荒谬的行动。他机械地做出许多高兴的动作，无故楼上楼下来回地跑。一个女邻居，挺漂亮的，有一天早晨很惊讶地收到了一大束花，这是吉诺曼先生送她的。丈夫因嫉妒而吵了一架。吉诺曼先生试着把妮珂莱特抱在膝头上。他称马吕斯为男爵先生。他高呼：“共和国万岁！”

他随时都在询问医生：“是不是没有危险了？”他用祖母的目光注视着马吕斯，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进餐。他已不认识自己，他自己已不算数了，马吕斯才是家中的主人，欢畅的心情使他让了位，他变成自己外孙的孙子了。”

这种轻松愉快使他成了一个最可尊敬的孩子。为了避免使初愈的人疲乏或厌烦，他就待在病人的后面对他微笑。他心满意足，他快乐、愉快、可爱、年轻。他那银丝白发使焕发的容光更增添了温柔的庄严气派。当脸上的皱纹再加上优雅时，这优雅就更可爱了。在喜气洋洋的老年有着一种无以名之的曙光。

至于马吕斯，他任凭别人替他包伤，护理，心里牢牢地只有一个念头：珂赛特。

自从他摆脱了高烧和昏迷状态以后，他不再念这个名字了，别人可能认为他已经忘记了。正因为他念念不忘，所以他守口如瓶。

他不知道珂赛特怎样了，麻厂街的经过在他的回忆中就象烟雾一样迷蒙，模糊不清的人影在他脑海中飘浮，爱潘妮、伽弗洛什、马白夫、德纳第一家，还有他所有的朋友都阴惨地混合在街垒的硝烟中；割风先生在这次冒险的流血事变中奇怪地露面，使他感到象是风暴中的一个哑谜；他对自己这条命怎么得来的也不清楚，他不了解是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救了他，他四周的人也不知道；至多只能告诉他，那天晚上他在街车中被人带到受难修女街来；在他模模糊糊的思想里，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都好象迷雾重重，但在这迷雾中有决不动摇的一点，一个清楚而又准确的轮廓，一个牢不可破的东西，一个决心，一个志愿：要重新找到珂赛特。在他的心里，生命和珂赛特是分不开的；他已作出决定不能得此失彼，无论是谁，是外公、命运或地狱要强使他活着的话，他坚决要求先替他重建失去的乐园。

至于障碍，他并非没有估计到。

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一个细节：外公的关怀和爱护一点没有赢得他的欢心，也很少使他感动。首先他不知道一切内情，其次在他病时的梦幻中，可能当时还在发烧，他对这种溺爱是有所警惕的，认为这种新奇的表现，目的是为了要驯服他。他对此是冷淡的。外祖父他老人家可怜的微笑全属枉然。马吕斯暗想只要自己不开口，随人摆布，事情就好办，但是只要一涉及珂赛特，他就会看到另一种面孔，外公就真相毕露了。于是事情就要不好办了；又要重提家庭问题，是否门当户对等，一切讥讽异议又全来了，割风先生，切风先生，金钱，穷苦，贫困，颈上悬着重石，未来。猛烈的反对，下结论，拒绝。马吕斯事前就准备好顽强对抗。

当他逐渐恢复健康时，他心中的不满又出现了，记忆中的老疮疤又裂开了，他回想过去，彭眉胥上校又来到吉诺曼先生和他马吕斯之间，他觉得这个对他父亲如此不公正又如此凶狠的人是不会有真正的善心的。随着健康的增进，他又恢复了那种生硬的态度来对待外祖父。老人温顺地忍受着痛苦。

吉诺曼先生虽不作任何表示，但他察觉自从马吕斯被送回他家中恢复知觉之后，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父亲。但也不称他先生，不错，但他说话时设法同时避开这两种称呼。

事情显然快爆发了。

马吕斯为了试试自己的力量，在作战前先进行一点小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是常有的事，这叫做摸底。有一天清晨，吉诺曼先生随手拿到一张报纸，他就对国民公会草率地发表己见，并且脱口说出了保王派对丹东、圣鞠斯特和罗伯斯庇尔的结论。“九三年的人是伟大的，”马吕斯严肃地说。老人立刻住了嘴，并且那一整天都没有再开口。

在马吕斯的脑海中一直保留着早年外祖父那刚强不屈的形象，因此认为这种沉默是强烈怒火的集中表现，这预示着一场激烈的斗争，他在思想深处增强了战斗的准备。

如果被拒绝，他就下定决心扯掉夹板，使锁骨脱臼，把剩下的伤口都敞开不包，拒绝一

切饮食。他的伤口，就是他的武器。得到珂赛特或者死去。
他怀着病人所特有的那种阴郁的耐心等待着有利的时机。
这个时机来到了。

youth整理校对



[返回上页](#)